

程

卷之十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劉宗周 起東念臺浙江會稽人

與人

去此矜已之言與短人之言
眈眈之陳言悠悠之漫
言謔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卽不睹不聞
入路處也

此教人慎言也此選遂遵先生言去此種種之筆

二

人言之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匿。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三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妙在是刻
繩自己

四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五

每遇拂意事即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為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良箴可佩
莫以學道
人語視之
道學人刻
論真有可
味

六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即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世人習態
習心何所
逃遁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方應祥 青峒孟旋浙江西安人青來閣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孟旋先生人文稍前其集亦世所共有近吾年友李庚生督學

老舉人會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持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載茲長貨曷賤賣之

浙中刻先生合集多未刻稿因摘入此中世人當快見所未見也孟旋年五十始博一進賢冠然觀如此筆札豈是以老孝廉終者

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貴賣不得賤賣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賣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間也今弟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翛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于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

真實有得之言說得

如許奇鑿
止是性光
透露

如此薦書
即甚惡游
客者展之
亦必眉舞

染髭鑷髻
古今通病
先生質實
道其本色
可發一笑
勝王僧虔
多矣
一幅老人
染鬚圖讀
之使人失
笑吾鄉王
半菴先生
常向人言
吾不負鬚

百許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汨汨欲尋覓紙筆作緣
此即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實光景迸見之
兆

與熊太崒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弟曰此行取道富沙君侯熊先生子
同籍也士名一業者過富沙而不獲通姓名熊侯以
為憾子有所欲相問以郵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
意亦同之以弟當茲頤頷蒼葭之深兩君眷然起我
西方好音之寄快裁此縑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
方生開械一笑客到意中也

與徐元晦

鬚眉皓然一老翁而廁選人愛我者誨少塗飾以免
見者之駭弟心感其意而不能從也為解人之說者
乃更以此賞弟之任真然任真又非弟所得當弟實

習懶而然耳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
子手中裹腮領睡不得寧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
得鬚黑面肉班剝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恠狀蠅卷譬
老婦人抹粉愈甚寵君形相愈以不掩不但害妍且

以應童試
時不曾拔
做官時不
曾染也會
稽陶石簣
先生壯無
鬚晚乃得
數莖雪色
矣自笑曰
吾生平不
知鬚乃有
黑者

老人終日
強言道以
降伏其習
心究不能
出此圈子

青峒先生
在明萬曆
中文與品
皆卓然自
豎於此見
其忠厚之
至

是厚不是
憤善于讀
騷

以增醜三十年秀才面孔一部青來集公案歷然飾
于何有哉所以決意本色向人兄當崩痛不應爲淡
語相蒙也
與孫不伐論之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
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罵坐而已
嗟乎酒人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罵而反
辱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漸入于境
之老其與人未有多怒者也佛則免此耳

與陳元朋

古今處憤地而極憤之致者莫過于屈平悲鳴之不
已而至從彭咸之遺則離騷諸篇可按也淒惻宛轉
廣諭旁擷未嘗一言明指其所憤之事直道其所爲
憤之人太史公爲之傳然後揭其郄之因乎上官子
蘭之輩屈子則有死而必不掛之口也憤之極亦寓
乎厚之至騷之所以通于詩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此可得君
子所以處憤之道矣夫我爲深山大澤而任龍蛇之

攪。拏。也。爲。百。圍。之。松。千。丈。之。栢。而。縱。凌。風。暴。雷。繁。霜。
凍。雪。之。擊。剝。也。孰。與。厚。望。人。以。君。子。長。者。而。藉。其。全。
我。爲。功。德。哉。吾。道。不。非。天。意。有。待。如。元。朋。其。人。而。永。
寘。之。寬。閑。寥。廓。之。地。天。下。無。此。神。理。也。循。當。臥。起。委。
順。以。聽。天。之。定。爾。已。矣。

與錢彥林

小。戎。屬。隸。三。載。浮。沉。主。爵。者。習。其。數。馬。之。無。似。更。而。
試。之。以。問。禮。譬。之。兼。病。聾。聵。之。人。修。使。觀。火。修。使。審。
音。任。畀。變。遷。課。其。績。効。懵。懵。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
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卽。此。赫。蹶。爲。葭。瑄。矣。烏。之。習。
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自。鼓。自。舞。于。空。
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橐。籥。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
弟。指。端。搏。腕。鬼。神。應。于。箇。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
味。來。旨。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

極其蒼雅

看其自叙
陞遷何等
筆墨

超超遠勝
幾於郭之
註莊

蘇東坡

可掩也。瓦之坏，竹之斲，死雞之餘骨，啄木之跨步，總吾心光明，焄蒿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為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即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語，肯費精思，有以復我。其意而派之一念，似與蘇東坡

與茅君若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旨趣政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別有饒益，一切勦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然空中篙子，政難撇弄矣。

深於理解
自能有此
韻語

曹宗璠

汝珍楊咸江南金壇人
崑禾堂稿

與詹月如同年

弟兩辱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慰恤倍至。雖祁奚之護叔向，方進之營蕭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蹇劣，時與阨會，以寒溫兩函，罹此大難，是使鳴鳥斷味，雙鯉剝鱗，而風人勉金玉之音，衛武與遠猷。

楊咸以辛
未進士初
知黃岩與
太守左調

吾鄉之封
丘所至有
廉惠聲以
通寒温兩
同門爲逆
闖羅織成
大獄時論
惜之

之告皆入展氏刑書矣。權璫煽虐，羅織士紳。西曹無
敢平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尚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
皆以倣詭侷儻之材，嬰幽囚困躓之遇，憤懣無所發
洩，單精文章，思洗厥耻，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
文王、羨里、彛吾、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腓、鄒陽、上書
望之對簿，更生贖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桎梏，賢聖
不免，欲自解脫，嗟乎！身旣辱矣，囂囂語人曰：吾賢聖
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子亦竟以文章
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賢聖相頡頏，輝映如

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誦其才而悲其遇，不及
二子，獨囹圄桎梏，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
視二子之撫膺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
招魂召魄，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
耀，方在憂憂其難之境，又竊自思維，罪廢以來，姓氏
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縱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
其人渺茫，終不獲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
嘆息者也。昔太白、蛻藁于當塗，子瞻呈牘于潞公，寄
託得地，聲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髦

奧學龍變虎蔚，猶衣裳冠冕，宗器璉瑚。弟每思叩首階下，一以謝瓊瑤之報，一以商青牛之業。蓋重有託也。博山僧歸閩，便候起居，筵頭一章，非申吉甫穆如之頌，聊附唐民擊壤之義云爾。惟年翁教之。

與呂子傳同年

僕

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

廢書而嘆也。夫士壁觀湛寂，遣相離言則已矣。苟有奇之必抒，何卮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見者以為瑞，况文章寫性靈，晰造化，上繼風雅，旁撫

為之浩嘆

極擬古人發憤之作而才足以副之

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即才與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困抑之，坎穴難出，旅巢獨焚，天亦似故奇其遭而降之，怒以快妒才者之意。此其人百死一生，出其所鏤心抉腎，以俟後世之知我者。究其傳與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嗟乎！今世數架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寄慨于唐志，良有以也。嘗憶司馬長卿有文君拂牋簪管，而天子使使求遺書，王昌齡王渙之高適輩集飲旗亭，伶妓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顛躓

誠有不可
解者不得
不搔首問
天

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達人智反出伶妓下則何說也。豈作者才真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述繁蕪天實厭且憎。故天崇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耶。皆不可問也。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間有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帙終歸湮滅耳。然嘗竊以自勗。三都僮父振聲皇甫。柳州羈旅發耀昌黎。苟附青雲之士一人亦足不朽。惟年翁手揆天章。胸衡冰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謹錄詩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喈矜枕函之秘。談割漢腴永叔發廢麓之藏。文移宋習亦曰一日苦心千秋遠契。其傳與否。惟在年翁銓定。間猶仲尼之壁。履昭明之黼黻也。

與史築巖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輒橫羅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丰采。昔蕭相請室。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伸眉承明。紀功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問字。屢滿聞聲。

雖倒雖橐裝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鼎不再
 出韓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秫旱枯門前寡可羅之
 雀盃中無樂銜之聖雞骨支床蟲吟滌硯陽節不耀
 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喪婚嫁百無
 一措于一二同人貸斗粟以煮薇分餘明而照席未
 能支厦况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途之人方餽糠及
 米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清明先後當與
 年兄湖上盤桓一吊子瞻故迹山水如故子瞻之可
 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患難不與春夢婆同烟銷

並春夢婆
 亦歸烟銷

霞散寧不
 可嘆

霞散乎日月流駛壯髮漸凋不識于古人中置位何
 處言之惻惻勿謂邢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
 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為主人遂覺長公杖屨呼之欲
 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頰惟麗人分捧心之憂長
 眉鎖黛微睇徐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
 漁舸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十里酒鐺詩硯笙簧魚
 鳥黼繡林巒代一日懺課晚照散綺水氣侵衣如在

想見此公
 遊山水記
 當不減鮑
 謝

寫得翠色
 出筆筆似
 子瞻

大似子瞻
肥承天寺
一則

經汝珍一
字一句皆
極香艷之
致却無一
字襲六季

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
馬。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真耶。其幻耶。令客誦
天問數闕。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夜寒肌粟。
輒曳杖歸。桃葉梅椿。霏露浥浥。撮飲不減。金莖仙掌。
坐李氏樓。月巡簷宿。空水澄鮮。冷浸心碧。曠然天遊。
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清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吸月。相和而歌。忼慨悽愴。蓋無
俟。爲變徵之聲。而霜華簌簌落也。吾輩岌冠奇服。紉
蘭荃。帶矩衡。不獲簪筆承明之廬。剖珪雲臺之上。僅
從漁舸。樵銍。綠斲山骨。碧擷水紋。天乎。人耶。雖妖艷
在側。紈袴爲羣。同堂燕笑。欲泣無聲。何則。孽羽之禽。
虛弦可墮。孤根之桐。弭軫卽悲。其中心之所積然也。
是以渡江之日。罔兩責景。旣不能乘耒躬耕。又不能
垂簾卜肆。復不能廢居徵貴。馮鋏未彈。阮途先慟。亦
何處爲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緣。得聚終歲糧。便當
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油紙。薈撮古人所長。爲覆
瓿事。年翁去巴蜀數千里。攜百指。日再殮萍。寄葛附。

古人極敗
與事皆吾
輩極適意
事吾輩亦
當留幾端
極敗意事
使後人嘆
為極適意
事足矣

眼前故實
入汝珍手
便另具一
世界

今人強欲
以詩敵山
水宜其每
敵輒北也

瓶罄罍耻安得不憂吾輩亦何敢望步兵厨日有酒
五升得如黃州畫又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
矣菊徑饋漿醉看雲心出岫草堂送炙飽吟秋興凋
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今
赤白囊交馳天豈真以採薇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
難狀之景申欲永之志分剖幼眇韶勺雕蟲然竊恨
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
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媿惟之珍鬣膏沐昭陽而為
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耻耶千載而下必
有知之者矣臨岐黯然意不盡言

與史鼎如同年

入秦稽與兩年兄于旄先後渡江正如聃策牛蹏而
尹關晝扃嵇食石髓乃積徑雲封何遇之多畸耶日
汲鑑湖水叅玉版禪但措大腹中含蔬笋氣徵發于
詩便成千古酸餽何處得黃州燒肉一醫之前在西
湖不敢作詩每到天然空翠處輒令摩詰含顰米顛
縛肘凡碑碣間物皆如雁葦蟲葉耳山水勝于詩固
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被竟夜不寐疑

趣至此乎

揚咸為前
會元諱大
章者之孫
以力學克
振家聲

是坡仙作。備山靈移文。見督勉就二章。刻之篁竹間。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為薪。但得入水。曰春作紙。則真奇遇矣。錄呈郢削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

先人嘗校中秘書。遊作者之林矣。不吊兩世幼孤。其事痛于談遷。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餘也。仲蔚之荒圃。鳥雀慵來。子厚之藏書。精靈化去。深懼先業凋零。勉爾鞭心舉業。寂扣山鳴。湛棲水觀。研旨必鏗。孔壁之管絃。斲艷必考鏡。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午。

初草木隕而見本。風水渙而成文。亦幾直接無言之系。而宏設象之波矣。摧肝抉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焉。然體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耦六經。滅峻語。錄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迨雞刀初試。虎市旋成。鈿筓不投于京兆。保障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纂明道統者。志也。詮次古人者。學也。寤嘆牢愁者。時也。丁時之窮。而風雨雷電。山川草樹。珍禽恠獸。歌舞戰鬥之事。皆以助激昂之膽。况古人之詩賦乎。顧僕嘗聞性命之旨矣。

金石鼎彝
之氣錯落
尺幅間真
一著作手

具如此眼
界如此膽
識安得不
空行一世

貴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感于靈臺其
音和以平其節澹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鸞鳳之
嘯若翱翔于咸池箭韶間不知今日為何代也乃騷
情操響錯落吾指間達人譏其褊心耶仲尼阨于
陳蔡日匪兇匪虎率彼曠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日猶
若畏四隣彼聖人何憂之深歟譬之水澄澹汪洸瀟
混困法其性然也雙峽束怒則湧湍跳沫崩濤梁灑
激為悲鳴其地使然則時為之也悔少專精入股心
刺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覩二毛以弩末之年而圖碑
劫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琬琰未集晞露忽傾速朽
而已矣造物其孰能憐之哉簡丙丁得詩文若干首
僅列作者門廡升堂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
成勞祈先生評削之望渤知歸仰華作鎮求寂寞之
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繇鏘衛玉切指日而相期
悵遡風而獨寫統惟法鑒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

固非遺落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匡
廬絕頂耳目濯江而延白膚髮織樹而歸青摘星如

千古同悲

真是作賦
手

茄饑腸欲冷。亦寧知人間有寵辱事哉。時復壘塊未盡。以詩歌澆之。自兵興獄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務苟免。精銳銷。輒不肯言。文章蕭敬。範嘗笑文士。仰眠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誰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慙解愠。相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書。必倚庾公。孔闔成文。先呈謝朓。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培塿松栢。佇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教。更賜新刻數種。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樂一同年

弟璠

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筮矣。昔石氏

鑊劃天真
心手有適
諧之樂

思歸縈情。觀閣潘子。閒居畢景。沼池無論。窶人物力。不繼。卽此有待。爲煩累心。未盡亦惟蓬荻。爲居。麤鼠是伍。苟可垂釣。牛溲亦有濠濮。纔足採薇。蟻垤。卽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嗒然若忘。每范釜塵生。梁爨莫熱。輒擊缶吟哦。日久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犁然當人心否耶。屆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俟。江謝橫槊。以擬殷劉。甕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欲吐。

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蟾欲墮。已就寢。空床浸水。夢腸舞藻。恫怛在義圖。空自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閒除中有所得。寫為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深于言情。生微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人不相及。寧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豪耶。言之慨然。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高子遺書

胸中雪亮

答周來玉

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

文章有真氣便堪與漢宋並傳

周順昌 景文蓼洲諡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

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尚可做耳。

又

弟已就逮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着。定當俊

也。偉頃已托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否也。

又

弟生平為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况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

何如。

王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牖日牋

與門人程楚石善人

勞生負百年閱此為三嘆口頭語偏不俗其故難言

知解宗徒掠虛漢子總無與於道豎起脊骨脚脚實地者覓一個人不可得

其徒亦不可及

古德云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我不知作穿窬小人行徑者何處尋沒眼處蹲坐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廢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與門人卞伏生

釋徒背一包袱。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問如何是羅漢。曰。萬緣未絕。刻苦修行。曰。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卽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取袱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五里許。愈轉愈思。性緣猶存。師覺其轉念。笑曰。包袱還是汝背。吾儒今日講學。虛悟成見。皆做容易者之類也。

又

白壁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為人所指點。不為人所包容。蔽覆遮羞。無由潔淨。此猶穿窬小人也。而曰學焉取矣。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深於天人之際要當尋其不愧不作處安在

唐人有句曰忘情學草木豈獨草木之當學哉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示人

釋氏有言曰。身為牀座。遍三千。夫牀座豈易為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即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

梁而怪人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為物所載。不惟為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吁過矣。

邵堯夫曰。吾人為善。當量力而為之。此語最深。夫物過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肝膽有數。豈容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朱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為也。螻蟻爭粟。蛟龍餒于淵。雞鶩爭粒。鳳凰飢于山。鮫

綺統壯氣

兜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琦用韞珠菴山東益都籍臨朐人非其人

北海集

寄楊密雲盤石

古道交情
文章質雅
見前哲風
範非時流
可及

存此一則
知前輩之
不死亡友
如此此道
今人棄如
上為生者

言耳待死
者更塵沙
之不若矣

鳳池令德雅望。溘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孑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乎。不敢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夙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為羽翼訓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胤必昌。吾丈為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請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問於葛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珩葱佩念東山東益都籍蒙陰人

與周櫟園

旌節已西。不知熊軾下。尚有離離三寸麥。苗否晤撫。

如此牘能
如此簡至
難得難得

軍藩伯。想已代繪監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
希諸公祖大慈大悲。知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
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為溝瘠計耳。昔人所云老
年有疾。後愈減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症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
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
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
則陽春脚固即霹靂手哉。

趙進美

韞退山東益都人

與孫沚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
下亦不失應劭鄺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
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
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為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
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
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
工且信者。不假于異邦之人。而卒出于我公。則吾孝

沚亭先生
孝山雜記
最有法則
可與水經
注並傳

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
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
帶磬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

去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夙習難
除間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在函問訊
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
盜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

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
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為新奇不可
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性靈無異用亦不可
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
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
合異同大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
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杜少
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

坡公最鄙
文選而少
推崇文選
陵則往往

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
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
道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
前不覺見獵心喜媿媿至此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聊申契濶徒以
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真長滄江
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

前則是荔
裳所長近
則一歸于
大家矣

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
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夫之優游南國簪裾王
右軍之觴咏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
菊笑人女蘿含誚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土自慚敝
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倘貽知己之
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峰叔夜山
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殷庶
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睠
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緘之遠訊捧讀翰音如

聞玉欬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窓之話。既賦遄歸率爾言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結隣集卷之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寒知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音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

手書云。兄欲薦某自代。某為慙歎累日。故人厚幸。欲

令朽枿敗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使醜石乖崖被蘚。

自蔽矣。其一亭如掌。滌帶溪流。春夏漲潦。筦鑰遂付。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竈下兒度之。以為鄙拙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平世之常談。其不為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曾倚和之乎。烽火載道。絮灸皆累。欲走梁山。一慟無從也。惟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櫟園先生書

相其用筆似規模佛乘家言而為之者坡公小品中多此種然蘇則竟用佛乘體元仲則仍文人之筆也

近來主張宗門者力掃語言文字是自家推出一重障碍山也

不肖往為俗儒。今為俗僧。如失道逋兒。驟入異鄉。循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立填溝壑矣。然此逋兒。或有天幸。倏有長老。習其鄉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其故業。呼而慰之。遂於異鄉措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機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肖。蓋由俗儒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措。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逮。然而鄉人述之。先正引之。即道師亦道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即不

文殊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語言文字亦何負於宗旨哉但恐諸方運糞入不能運糞出耳以文字三昧回嚮般若須是世間好男子始得

尋常酬答中有此妙筆妙墨真異樣奇珍

結。隨。集。卷。之。二。二。
虞。何。遂。至。此。乃。知。漚。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
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
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變。
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
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
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
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
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
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
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瞻。注。伏。惟。珍。重。所。委。壽。言。閣。
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韻。致。豈。能。相。屬。乎。勉。強。
應。命。亦。自。彛。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
喪。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殘。毀。及。皈。空。王。益。不。存。憶。
下。問。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
妄。有。衡。論。也。臨。楮。瞻。溯。

答黎媿曾

粵寇蹈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巳
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耄踰險偷生烽烟

文殊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語言文字亦何負於宗旨哉但恐諸方運糞入不能運糞出耳以文字三昧回嚮般若須是世間好男子始得

尋常酬答中有此妙筆妙墨真與樣奇珍

虞何遂至此。乃知漚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為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變。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瞻注。伏惟珍重。所委壽言。閣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韻致豈能相屬乎。勉強應命。亦自彛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喪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殘毀。及皈空王。益不存憶。下問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妄有衡論也。臨楮瞻溯。

答黎媿曾

粵寇蹈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已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耄。踰險偷生。烽烟

樹欲靜而
風不停僕
本恨人心
驚不已

逼戶入視。菽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日耄父。子影於前。疾兒被縲於後。號則父傷。默則衷裂。同一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值此。山廩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剝雞子一枚。瓜子一盒。呼賜不孝。日維兒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團圓。宜子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縈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乃剪楮。藝篆進遠。朋之錫望。空而泣奠。悲夫。悲夫。貪此食息。何爲乎。先母墓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視。自避寇來。曠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兔縱橫。造物旣奪人。所生卽尋常。掃塋猶多方。阨阻古之狎。擾豹狼。扳涕松壠。卽極酸楚。可不謂天幸乎。灑涕之餘。畧展新集。浮香隱秀。欒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後。風雅暗啞。七八百年。謝披啓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字。正恐盛名累人。他日欲蓋不得耳。三都自足千載。謬謂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閭薄。不振以弁。三都不亦惡乎。况於不孝。五內崩摧。心毫不續。啞嚙之響。更無常聲。以此冠玉。譬薤蒿而倡。絲絃經苴而導。

文錦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俟收召魂魄。當試爲之。未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答雷震專

三年濶袂。萬事崩裂。每接良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瑟。雖破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淒苦。楮毫泫涕。若或使之矣。別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亢鼻之豚。猶慮不免。兄乃狎虎豢狼。搖丸弄矢。哲愚度越。如霄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悞用其才。遂櫻楚毒。自史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執狙。今古所同戒矣。承委以列傳之文。生平爲叙事之言。蹇澁不暢。向曾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潤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詛誓不爲傳誌。亦適得藏其陋拙耳。然紀敘如兄韻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懦筆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唾乎。教來某。正苦瘡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濱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嘯雲間。俯視吾徒惡業。不啻彼蒙難時耳。輓詩妄踵來韻。獨不敢爲諛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鷲猛程能。是某之。

迂愚也。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授堂集

與卓珂月

三歲取士。名為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

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為觸犯忌

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

庶幾為髫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

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為。况膠膠然而

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幾為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

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足下之失意。未

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

也。足下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

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博奕。

好飲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為之。而

愴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為之也。且夫飲

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為是

得志。而不可不為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

珂月與弗
人並時真
可頡頏

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寘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蹙蹙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

卽虞卿當日未必如是而立論不可不如是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翱翔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据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

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足下以爲然否。

與申青門師

真情一一
寫出便成
至文

苦在究竟
與佞師不
遠

性不能諂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稍一引繩。則慍然見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既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載色載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業已皤然矣。

與林守一

獨創之言
從前未發

聞足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惛惛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慎之哉。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 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

賜母氏節孝傳文。

異撰

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

歛衽頓顙謝。

異撰

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涔涔下。

至謂母氏得徼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

數折而下
一語竟住
章法之奇
從左國諸
家得來

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卽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旣不長於叙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旣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

與張友有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

僕謂唐之能爲詩

說得大驚
小怪真異
樣奇文字

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今日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逡巡囁嚅。趨趨蹙蹙。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閣二

不盡其辭
使人自得
於言外

下下百年
來文章雄
杰應推此
君

字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絆。則
搖手相戒。以爲判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
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
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
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刻
曲。雪舟乘輿而來。輿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
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今日之詩。之所以超
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也。足下工
於詩。其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與丘小魯書

近况何似。來書謂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著
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知增多多少風流興會。
未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
閣。旣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
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鬪。
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
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與余賡之論作令

論事之文
不獨難其
質雅更難
其辣

摹寫備極
醜態然實
有不盡於
此者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
佻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
民醇。聞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
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
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
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
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
况無復可着手處。此語亦不盡然。夫苟以清正爲主。
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狗士紳卽貪戾之上官亦
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
奔走如頤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
臺。縣官倩人排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庖厨。蒸鵝
蒸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伺
彼此相給。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
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
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好貪。故不得不垂首仰
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諧媚伎倆。
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

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非吾儕所以自處乎。弟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乎。

與陳昌箕

詩者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某人見某詩遊某山水爲某詩以某事

與某人唱和聚集爲某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嬰鄭之僑衛之蘧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脩鶩之費餽遺以佐筐篚之實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麋微燠

詩之不必
爲者多矣

上者可以
養高次者
亦可以遂
懶

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賊汚狼藉皆
羊不入廐粟不入懷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為瑞皆陽
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
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
網泣罪民自以為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焉於
當事之顯人為甚聞足下將遊清漳足下故善詩而
好交遊其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
人選其事而為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慎毋得已而姑
為不得已而強為之也

陳鍾璵

石丈福建晉江人
密菴初集

答張麟符

僕

思學問上須尋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
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
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為慧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
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
總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為

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淒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

林之材。伯棟福建晉江人

與樂園夫子

公欲為材娶婦。此甚不宜於材也。材之婦須自天降。

與庶。可無親戚往來。即天降矣。亦必如董孝感之婦。

月織縑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螺女。日日為材留食。

而臨去。又留穀儲粟。粟常滿。始足材衣食。不然。即梁

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材視之。亦尚蛇足也。

陳奎輝。克韞福建長樂人。金碧集

火白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

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讞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

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

不關情。雖日置丘壑中。有何意味。

林嶠。小眉福建莆田人。奚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不肖。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狂不自己。遂

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
 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即平昔交遊。亦有相知
 未盡。一旦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
 少長為文。亦經幾變。譬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暮習
 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肖似。得乎僻左之地。既無
 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
 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踞牀引臂。刺刺不休。燈青
 火白。紛吾左右。而媚亦自喜。有一言之得矣。然而文
 采不彰。聲名未立。誦考槃涉澗諸詩。則又凄然不能

小眉負奇材以千秋自命惜年甚少竟不得死所而遺文狼藉竟無有為之收拾者每念之輒為悲愴

終卷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其
 戰鬪。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
 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
 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媚之伏處自嘆。亦既有年。
 語曰。後時歌泣。耻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
 知言哉。莆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趨
 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為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建浦城人天界禪師全錄

示室中諸子

古德只要
與人盡情
翻轉習氣
故設此榜
樣

覺公開導
人處最透
最醒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
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
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
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
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錫之
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
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
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
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
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
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
斷。使能撒手。甦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
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
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
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
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皈命
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
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

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
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取。法。一。二。於。此。者。乎。卽。知。識。
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
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脉。不。
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
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某居士

庚辰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假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依名。
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玄妙知。
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蹋翻聖。
凡生死窠臼。顯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
家。流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
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
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損其容貌。歛。
其儀態。痛恨人。叫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
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卽貧賤人。平日喜富貴。
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
叫。喚。馳。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

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聞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

與某公

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確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確食亦不解脫。竹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壞。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嘗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卽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因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

坡公點鼠
賦意亦如
此

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甦。輒
 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
 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干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
 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入心。如死猫頭。自無人著
 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與某公

癸酉

梅惠連寄書竹關曰
 世界為紅爐。逃在那裏去。不如香烟上瞌

睡者

善談禪者如演小說。則善作小說者亦是談禪

白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手作樣曰。太初之時。如
 一錠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開口便就鈔了。予
 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斬碎來用。却塊塊是精底。
 或人見其太好。乃過一道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
 也。九成銀尚可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銅。是八成
 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
 精銅。無銀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
 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煉。一
 番使那銅鉛鐵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成本色也。

欲免造物
毒手須受
和尚鉗錘

以介曰聚
石點頭待
川取影何
如呼起古
人讓批
斷
原評云余
讀史幾十

年來未有
拈解及此
者可以使
項將軍下
拜龍門生
叩首九原
也

覺公數牘
惟此首不
屬禪宗然
禪宗正復
在此

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梅公與李家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

與某論西風書
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為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間此誠所為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

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興衰氣象蓋謂其語足並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

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逼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光後二句怨極悲極到此處饒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

相映帶。然後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槩譜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

與紀伯紫居士

甲子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真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真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遮世界能磨滅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悞。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不立身於不可勝之地。而能勝人。且不為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為生死所侵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陳

衍

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燄。既有光燄。又欲其老且拙焉。方可傳。夫老且拙者。非黷然狹齷齪之謂也。第就光燄中磨洗一番。去其刺字嫩句而已。

此衍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得一吐衷曲。不少迴避。作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僞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覈實。不但經史。綜博而已。王荆公注豳風。以八月剝棗為剝其皮。後過鍾山。見民家以杖撲棗。始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歌。以

撲棗用剝
字極古雅
剝落也

櫛鍾為簫鍾。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櫛擊也。與上句絙瑟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注伯牛有疾。發許多腐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敞。牖下臥疾。夫子即自牖與訣。時當遑遽。情勢必至耳。若如朱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豕。尤當讐較。若夫李善精詳。不無遺脫。師古警厲。乃有重複。故注書大非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劉孝標注世說。酈道元

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倣其意可乎。承開
誠下問。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
息悚息。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
退思堂文集
夫與友。士君子。亭亭矯矯。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
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
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握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囊金韞玉。不入彝齊之室。
世間污穢之事。猶來耳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
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
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
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著書又苦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

散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缺事也僕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為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談墨曩頗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為酒家醜甚多頃見尊刻觸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為台兄一了此債

與人

君子舉事無為人所激孔明適吳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詭其對而仲謀砍案矣若夫公瑾則不然

公瑾迎幹一語已逆折其氣幹留連宴飲終無所言心折公瑾矣稱瑜雅量高致公瑾不為幹動幹反為公瑾動也

蔣幹往說無從開口還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主語見孔明踰厠而走此豈有聲響之接哉真氣相逼姦形自漏子瞻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為蔣幹折服在此也蓋亦謬矣夫惟言詞難動然後不為人激不為人激然後幹事貞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著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文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儻然而接見其鬚眉

冠服焉。十行之外。見其寢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刺我。瞳者。其人魁杰。能移我情者。其人俊遠。能約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動。蕤賓之出。爨下之響。我之忽熱。忽涼。是其人之天相遇也。余嘗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一邑之事。有時尚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范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謔。令人猛省。

與陳敬輿

代而晚。今士鮮淳訥。浮夸自炫。譏刺爲能。尊己而卑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屠沽市販也。言社探丸擊毬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牘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之道。人選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尚不識尊親字。其爲處子也。譁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賤惡於諸姒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斂。視天下

之事之難。不敢妄說也。仰視屋漏。自譏者多也。行無一寸。喙長三尺。所必耻也。胸未忘利欲。而高舉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場之。罟國也。一畝之宮不治。談經道濟。數他珍賣。偽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時譽者。貴以墨。墨無口。匏者真。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外而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為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卞急。忽然和緩。周處之。強暴。忽然沉摯。

家塾各寫
一通為子
弟座右銘

若舊時氣習。一毫尚在。仍是鷹眼。可憎。狐尾未斷也。此有四鍊法。一遇熟境。作厭離想。一遇熟人。作恭敬想。一遇熟事。作莊重想。一遇熟知解。作劣惡想。

與朱吉人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臟六竅。便於涌流。其一為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吉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鬼神可泣。六經之作。大抵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為謙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聽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象通理。柔嘉所

讀此則臨
文下筆時
先須自問
是何等人
有功名教
之言

以咏清風。蓋文爲風性。與爲風鑰。謙者與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真素之士。巧者氣僞。可驚四筵。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韋蘇州。不過一真率耳。然困千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廉靜以治氣。躬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理。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臯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

後生小子
不可不戒

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其人生。一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予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

今人文字
動欲占地
步讀此愧
死

何必傳之業。徒為長厚所譏。為記此以戒爾曹。此輕
薄之習。願汝曹無相効也。

公。復。葉。臞。仙。同。年。今。日。只。春。修。書。於。前。遊。晉。直。也。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硤确之器。襪線之材。每一
退休。一迴痛哭。向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官事。主今業
已事人之事。而懷想。藿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
圖。史。真。天。上。之。樂。也。

結隣集卷之二終



聖